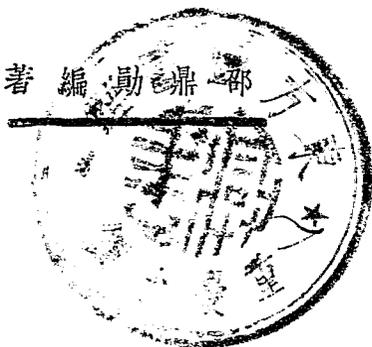


戰時國際小叢書

編主 聖蒙童 行道張 孚石陳

英 國 與 遠 東

著 編 勳 鼎 一 部



獨 立 出 版 社 印 行



MG
D856.12
11



英國與遠東

目次

第一章	英國與遠東發生關係的初期	1
第二章	甲午中日戰爭中的英國外交	7
第三章	租借地之競爭與英國外交	13
第四章	俄國的南下政策和英日同盟	19
第五章	華盛頓會議中的英國外交	26
第六章	「九一八」事變中的英國外交	32
第七章	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	38
第八章	蘆溝橋事變後的英國遠東外交	44



第一章 英國與遠東發生關係的初期

英倫三島是一個「世界的工場」，英國的民族是一個「開店的民族」。「世界的工場」，自然需要國外原料的輸入；「開店的民族」，自然需要找尋顧客，推廣市場。中國是遠東的一塊大市場，英國對遠東的初期外交，就是開闢這塊廣大的市場。

十五世紀以前，英國的經商範圍，只限於歐洲；她的海上霸權也不過只想做那「狹海的主人」(Master of the Narrow Seas)。直至都鐸爾(Tudor)皇朝開始，英國才進到一個擴張國家的新階段。她對亞洲的關係，也就從這時候開始。一五八二年范登(Edward Fenton)率領艦隊東行，冀與中國通商，但他連巴西的海岸都沒有到達。一五九一年蘭加斯脫(Sir James Lancaster)又繞好望角橫渡印度洋而行，他這次雖然同樣的不能達到目的，可是他從此知道這條航路不是不能航行的。一五九六年伍德(Benjamin Wood)又東駛中國，可是，很不幸的，他所帶去的三隻船，又在中途失事。直至一六〇一年蘭加斯脫才第一次帶領東印度公司前往印度。東印度公司向伊利沙伯女皇領了許可狀，并獲得了十五年的專利

權、專門管理英國和遠東的通商事宜。一六〇九年詹姆士第一 (King James I) 更賜給東印度公司一個永遠的專利權。

但是，歐洲各國最先和印度及遠東發生關係的，並不是英國人，而是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因此英對東印度公司活動的結果，自然不免召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妒忌。一六一九年英屬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訂結協商：除掉英荷兩國之外，其餘國家均不得和中國貿易。

英國除掉須和荷蘭競爭外，更須和葡萄牙進行交涉。我們知道，葡萄牙人早於一五五七年在澳門佔得商業上的勢力而享受着獨佔的貿易權。不過，後來因為荷蘭的勢力咄咄逼人，葡萄牙人感覺得葡萄牙的旗幟已不復能夠保護本國船隻的安全，思引英使勢力以爲己助。一六三五年英屬東印度公司乃與葡萄牙駐臥亞遠東總督訂結協定：和中國通商，兩國有同等的權利。

威代爾 (Captain Weddell) 根據此項協定，於一六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率艦隊至澳門，攜查理第一 (King Charles I) 書晉謁當地葡萄牙總督。但是葡萄牙人堅決拒絕，並且說中國除掉和葡萄牙人通商外，決不願意和任何歐洲人發生商務上的關係。不過威代爾依舊移艦進虎門，企圖和當地中國人直接交涉。不料

當地的守兵突然開礮射擊，威代爾便也開礮應戰。礮台陷落，威代爾乃獲得了該地的通商權。這是中英發生關係的第一次。

英國和中國通商，不但召致葡萄牙兩國的妒忌，而且中國當地官吏的傲慢，以及中國政府加於外商的種種限制，更使英國商人感到難於應付。但是，英國東印度公司寧願處處屈就，決不願意放棄和中國的貿易。這因為當時英國人民需要茶的數量非常之大，英國政府由於茶業而增加了每年的歲入的緣故。然而，正因為這樣，便釀成了以後的鴉片戰爭。

在一八三三年以前，英國和遠東的通商事務，都由東印度公司來操縱。一八三三年英國國會把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取消。於是，凡是英國人民都得和中國通商，凡是中國人和英國人之間的糾紛，都由英國政府出面交涉。中國儘管可以拒絕東印度公司的代表，但不能用同樣的態度來對付英國政府的代表。因此，在中英的關係中，便會時刻牽涉到兩國尊嚴的問題，中國政府是否應當和歐洲各國處於平等的地位，便成爲後來的一個嚴重問題。

一八三四年英國任命律勞卑(Lord Napier)爲英商貿易監督官，他是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一個代表。律勞卑所負的使命，不但是保護英國在華的商業，並且來看看

是在華有推廣商業的可能。當時英國外交部長是巴麥尊 (Lord Palmerston)。在他給律勞卑的訓令中，他特別囑咐勞律卑小心行事，叫他適應中國人的習慣，切不可輕起釁端，致礙英國在廣州的商務。可是當勞律卑於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到達澳門時，他以外交官自居，未得葡廷允許直接到了廣州，致與廣東總督盧坤。但是盧坤根本不知道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和英國政府的代表究竟有何分別，因此將該函駁斥，以爲勞律卑的信「封面係平行款示，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不管勞律卑有無官職，但「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官吏書信平行，事關國體，未便稍涉遷就」。勞律卑亦大怒，請英政府出兵警援。但英國政府却不願採取這樣強硬的態度，因此勞律卑抑鬱而死。

一八三八年，爲了鴉片問題，中英的關係更見尖銳。在中國政府的立場說，鴉片是一樣危害國民的毒物，如果不嚴厲禁止輸入，實在是一個民族的大患。所以林則徐說：「烟不禁，國日貧，民日弱，數十年後，豈惟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他又說：「鴉片之有害甚於洪水猛獸，卽堯舜在今日亦不得不爲驅除」。但在英國政府的立場說，鴉片是一樣有利可圖的商品。因爲英國所需要的茶葉，但她不願意用現款來購買茶葉，她希望用鴉片來換取茶葉。這樣利害衝突

的結果，最後的解決，自然不免於一戰。

鴉片戰爭是在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八日爆發的。戰爭爆發後，中國軍隊節節敗退。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中英兩國乃簽訂南京條約。從此，英國打破了中國閉關自守的政策，獲得了這塊廣大的市場。根據此約，中國政府納賠償銀二百一十萬元與英政府，內以一百二十萬元賠償軍費，以三百萬元償還債務，以六百萬元賠償燒失鴉片費。同時中國政府將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開爲通商口岸，准英國派領事住居，并准英商帶家屬自由來往。中國並且秉公議定英商貨物進出口稅，英商貨物「按例交納其照例納進口稅後，准由中國商人販運進內地各處，所過關稅不得加重課稅」，這樣，英國不但在遠東獲得經營商業的根據地，而且英國的貨物，可以在中國內地暢銷無阻，這個「開店的民族」，便達到了她那擴張市場的目的。

南京條約又訂定「中國政府，以香港全島永遠割讓與英國」。英國要佔取該島的理由，在巴麥尊致中國議和全權代表的信中，說得非常清楚，巴氏說：「中英兩國商務間來往，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歷史，英國商人時常要到中國營商，爲保護英商的生命財產計，自然有佔取該島的必要」。當香港脫離中國的時候，原是

一塊荒涼冷落的伶仃孤島，居民只有二千，英國不過把他當作僑民託足的地方。而在中國一方面講，香港在中國地理上只佔彈丸的地位，中國政府只要能夠免於戰禍，割讓這樣一塊無足重輕的小島，也並不算一會什麼了不起的事。然而，滄海桑田，時至今日，香港在英國的手中，已成了軍略上重要的根據地、和進口貨物的集散口岸，英國人稱香港爲「英國文化的燈塔，新嘉坡以東極美麗的城市」。

南京條約結束了鴉片戰爭，鴉片戰爭誠如歷史家所說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關鍵」。在英國方面說，鴉片戰爭的結果，英國在遠東奠定了政治上、商業上的基礎；在中國方面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不能不放棄一向所奉行的閉關自守政策。從前，中國人自稱天朝，把周圍的民族稱做四夷，外國人到中國來貿易，中國官吏稱之爲「三外鬼來」，但是鴉片戰爭却把中國人自尊的心理完全打破。

這次戰爭，因爲他是由於鴉片問題而發生，所以叫做鴉片戰爭。但是在南京條約各條款中，我們只看到中國應當賠款，應當開五口通商，中英兩國來往應當用平等款式，至於鴉片問題則一字未提，因此鴉片問題依舊不能解決。不但如此，在鴉片戰爭以後的幾年中，英國政府且竭力引誘中國當局把鴉片的禁令取消，使

英商很合法的輸入鴉片於中國內地。一八四三年巴麥尊訓令駐中國代表叫他「努力和中中國政府交涉，允許鴉片在中國爲合法之商品」。同時，巴麥尊又告訴璞丁查，叫他盡量利用任何可能的機會，說服中國全權代表，使他明瞭：如果把鴉片的貿易改爲合法，如何的對中國政府有利。中國政府雖然沒有受英代表的引誘，可是鴉片的禁令和鴉片的輸入，已經是兩件事。

第二章 甲午中日戰爭中的英國外交

中國是一個遠東「隱士國」，他一向所探行的是閉關自守政策。但是在鴉片戰爭中，英國首先打破了這「隱士國」的門戶。從此，這「隱士國」再也不能過那抱琴吟咏悠悠自在的生活了。

英國在鴉片戰爭時，就已揭開了帝國主義的面目。後來一八五七年因法國教士被殺及英亞老（Arrow）船問題，英國聯絡法國南佔廣州，北陷大沽，結果訂結中英天津條約及續約：（1）雙方均得派遣使臣；（2）允設領事管理僑民；（3）准予傳教；（4）優待稅率；（5）加開牛莊、登州（後改爲煙台）、台灣、瓊州、潮州、淡水、江甯、鎮江、九江、漢口爲通商口岸；（6）賠款八百

萬兩；(7)最惠國待遇；(8)長江流域自由貿易。一八七六年，英國因瑪加里(Margary)事件派艦隊進竊渤海，與中國訂立煙台條約：(1)中國償銀二十萬兩，爲被殺人員家屬恤款；(2)派遣大使前往英國謝罪；(3)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重慶爲通商口岸，並在大通、安慶、湖口、武穴、陸溪口、沙市各處，准輪船停泊。一八八六年又佔據了整個的緬甸，後來又伸足於西藏。於是無論是華南或是華中，都滿佈着英國人的勢力。

然而，鴉片戰爭以後，在中國佔取勢力的，不止英國一國，其他還有法美日德俄諸國。英國既不能在中國獨享霸權，惟一的辦法，只有竭力維持各國勢力的均衡，來保護他在華的已得利益。所以，英國在遠東第二期的外交，就是維持各國在華的均勢，保護自己在華的已得利益。這種政策的運用，在中日戰爭以及後來的種種事實中都具體的表現出來。

一八九四年，爲了日本干涉朝鮮內政問題，中日兩國的局勢非常緊張，有箭在弦上，一觸即發之勢。當時對朝鮮問題有關係的國家，是英俄法美德五國。俄國不願意看着中國在朝鮮的勢力被日本排擠掉，所以竭力擁護朝鮮反對日本的侵略行動。法俄係同盟國，因此，法國自然和俄國採取同樣的態度。美國一方面因爲

有許法脫條約 (Shufeldt Treaty) 的關係，一方面因為商務上的關係，也竭力設法維持和平。德國爲自己在遠東的商業安全計，亦努力於維持和平的工作。至於英國，她更不願意中日兩國的戰爭爆發。第一、各國中以英國和中國之商務關係爲最密切，戰爭發生，必然使中葉的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第二、俄國的利益在北方，英國的利益在華南華中，英國希望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國政府來做緩衝，使俄國的力量不致南下，所以她竭力維持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現在日本要求朝鮮獨立，英國自然想盡方法來反對；而且，當朝鮮獨立的時候，如果一旦受俄國的控制，則朝鮮必然的將關稅提高，這又是對英國非常不利的。

英國的政策既如此，在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時候，他的態度自然是同情中國的。當時的英國外交總長格雷 (Sir Edward Grey) 在下院中說：「在我們可以努力的範圍內，我們必努力促成她們（中國和日本）的友誼關係」。可是，英俄兩國的態度極不一致：俄國不願英國單獨斡旋中日糾紛，而英國更不願意俄國單獨干涉朝鮮事件。結果，日本利用了英俄兩國的矛盾，終於發動戰爭以武力來解決朝鮮事件。

戰爭既開，英國輿論極力擁護中國。認爲這一次戰爭應當完全由日本負責。

倫敦泰晤士報說：「日本從事於高麗領導權之獲得，繼續大規模之備戰行動，已屬彰明昭著。日本曾引誘高麗王宣布獨立，排除中國人僑居，接受日本保護。英俄兩國曾提出許多和平建議，但日本却派遣三千餘軍隊至漢城來報答英俄的美意」。同時，曼徹斯得導報對日本的行動，亦不表示同情，在七月二十五日的評論中說：「中國是不能屈服的。高麗畢竟是她之附屬國。雖然中國非常愚笨，常常放棄她的宗主權而予敵人以口實，但中國在高麗之權威，却已有了基礎而爲人所公認的。日本殊無權過問」，當日日本擊沉英艦高陞號的時候，英國國內輿論，更爲憤怒，甚且把日本斥爲野蠻國。

英國之所以敢這樣對中國同情，並非沒有理由的。因爲當時英國相信中國是可以打勝日本的。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三年的鴉片戰爭，中國固然被英國打敗而訂結城下之盟，可是英國並不相信中國軍隊不能抵抗日本。在過去，中國曾於一八八一年以極強硬之態度對付俄國；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中國會戰勝法國軍隊；一八八六年中國又曾經派遣軍艦，前往龍江河岸阻止俄國南侵。從這許多事實證明，英國覺得這一次中國也一定可以抗拒日本的。可是戰事爆發後，不到兩個月，中國軍隊竟盡放棄朝鮮防地，而退入遼寧境內。富有政治天才的英國

人，看到這種情形，於是放棄她一向所行的助華反日政策，而從事於調解中日兩國之糾紛。

英國放棄原來政策的原因非常明顯：第一、她看到中國大勢已去，決無力保護高麗，但中國的失敗就是英國市場的喪失，因此她不得不出面調停；第二、當時彼得斯堡曾有中俄共同保護高麗的建議，英國深恐俄國乘機干涉中日戰爭，來獲得在中國的優惠地位，因此，她便首先出來做調停人。

英國調停中日戰爭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諮詢德法俄美四國是否願意聯合干涉中日戰爭。我們知道，美國的傳統外交政策，就是避免和任何其他國家訂結同盟，英國建議五國聯合干涉中日戰爭，自然不爲美國所同意。德國對英國的建議非常同情，但是她以爲干涉的時機還沒有十分成熟；在日本節節勝利之中，日本決不願意接受英國的和平建議的，因此德國對英國的建議表示拒絕。俄法對英國的建議非常贊同，但英國却又不願意自己一個國家單獨和俄國合作。因此，各國聯合干涉中日戰爭的企圖，終因美德態度之冷淡而冰消雲散。

英國既不能獲得德美的合作，但她爲什麼不單獨施壓力於中國或日本來結束戰爭？她爲什麼不調整和俄國的關係，而以海軍的大示威，迫使中日兩國同時由

朝鮮撤兵？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牢記，當時英國的首相是羅斯巴里（Lord Roseberry）。羅斯巴里是一個非常和平的人物。他堅持英國的傳統外交政策；除非大英帝國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脅，他決不願意英國捲入歐洲戰爭的旋渦。這樣，羅氏自然是臨深履薄，不欲再進一步牽涉中日戰爭。如果英國當時能夠克服她那反俄的情緒，平心靜氣的和彼得斯堡妥協，戰爭也許可以暫時的避免的。

當中國軍隊屢戰屢敗的時候，英國官方雖然還維持着原來的調停態度，可是國內輿論却已慢慢的轉而同情日本了。英國態度轉變的原因：第一、日本軍隊深入中國境內，滿清政府頗有被推翻的危險，滿清政府推翻後，中國必然的成爲無政府的狀態；第二、英國國內一部分人士，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日俄兩國妥協平分在華勢力，英國將如何？第三、如果日本成爲世界強國，她會得增加她向歐洲購買貨品的數量。我們知道，商人的目的只在賺錢，這個「開商店的民族」，只要有利可圖，豈還顧得世界的正義？

當時，英風有一個報紙便這樣的評論：「假如日本熱望升爲一等海軍強國，歐洲不能加以阻止。……英國政策必須認清這種事實，而且應以此事實爲滿意。……如日本進入這巨大的中國領土，則世界各國人民必受其利」。同時金坡當

(Lord Kimberley)向德國大使聲明，說：英國對日本之行動，不欲再事干涉，因為英國人民不作如此主張。

當日日本將媾和條款提交北京政府時，英國看到該項條款對英國的商業非常有利，於是英國親自的空氣更加濃厚。因為英國在中國所最注意的，本來就只有商業，現在日本得着種種利益，根據最惠國條款，英國自然也得共沾利益。當時英國國內的報紙，差不多一致同情日本的勝利，倫敦泰晤士報說：「遠東已變成一個新世界，吾人必須與此新世界同居，同時必須盡量利用這新世界」。當法俄德三國干涉遼遠的時候，英國非但拒絕參加，而且反而同情日本。這樣，羅斯堡里的政策，便奠下英日兩國友誼的基礎，這個基礎漸漸的發展便成爲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

第三章 租借地之競爭與英國外交

在中日戰爭以前，列強對於中國民族的真實力量，並沒有十分明白。直至中日戰爭，日本以新興國家，一戰而使中國一敗塗地，於是中國民族衰老的眞况，乃暴露無遺。結果，造成了列強在中國瓜分宰割的局面。這種瓜分宰割的情形

到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爲了山東曹州府鉅野縣殺害德國宣教師事件，達到了最高點。跟來的一八九八年便是列強在中國傾側擾攘之年。在這一年，英國曾費盡心力來實現她那「維持各國在華均勢，保衛自己在華已得利益」的外交政策、

在三國干涉遼遼後的一星期，德國對中國政府說：德國參加干涉遼遼，十足表示出德國對中國的友誼；但這友誼應當有所報償才好。德國又說：在遠東海上如果有了像德國這樣的友邦艦隊，這是中國自己的利益。然而，當時的北京政府却倒能夠婉辭拒絕；她對德國說：如果德國佔取中國海港，恐怕要引起其他列強的傲傲。

中國政府雖然一時拒絕了德國的要求，可是，在遠東找尋海港是當時德國的根本政策，以後還是要想办法實現她的願望的。一八九七年十月恰巧山東人民殺害德國教士，於是德國便捉住機會派遣遠東艦隊進佔膠州。但是，各國中在中國佔利益最大的是英國，現在德國要在中國佔領土地，却不能不看看英國的態度。

當時英國的考慮是這樣的：第一、英國在中國的影響力範圍是揚子江流域，膠州離開揚子江流域很遠，故德國之取得膠州對英國毫無妨礙；第二、英國所注意的是她對外的貿易；當時在埃及，在南非，在蘇丹，英國和法俄兩國時常發生衝

突。如果這一次不幫助德國獲得膠州，英國的國際地位，未免過於孤立；第三、當時滿清政府親俄的空氣非常濃厚，如果中國一旦受了俄國的保護，英國在華勢力必受損害，所以她竭力拉攏德國以爲己助。英國在這樣的考慮之下，所以當海子佛脫（Helfeldt）和塞力斯堡（Salisbury）會談的時候，便暗示着英國並無反對德國取膠州之意。

德國得着英國的這樣鼓勵，便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很胆大的和中國訂結租借膠州的條約。依照該項租約，德國在中國之勢力範圍，不止在膠州灣，而實以山東全省爲範圍。後來關於築造鐵路，英德兩國更訂結協定「自天津至山東南境之路由德國建築，自山東南境至鎮江之路由英國築造」。德國之勢力範圍且擴張至於直隸。至此，中國是否還有主權，是否還能維持獨立國家之資格，實在令人懷疑。

德國租借了膠州灣以後，果然不出中國政府所料，各國皆紛紛效尤，要求向中國租借港灣。第一個起來要求的便是俄國。

俄國自彼得大帝以來，她的外交政策便是找尋一個不凍的海港。不過帝俄找尋海港的全圖，處處被英國所阻撓。然而，英國雖然阻撓俄國找尋海港，而打開

「窗戶」却是俄國已定的國策，她終究要設法來實現這已定的國策的。

當德國租借膠州灣的時候，俄國便以此爲藉口，提出租借旅順大連的要求。可是旅順大連雖然是中國的土地，但在租借之前，却又不能不預先看看英國的態度。

在一八八五年以後，英國雖然仍舊張着反俄的旗幟，但這不過是官方的態度。那時候的在野名人却已覺得制慾甚至於防川，要把俄國已定的國策打消，非但不可能，而且有相當的危險。到後來，不但在野的人士如此主張，就是貝爾福（Mr. Balfour）也覺得有給俄國在遼東一個通商口岸的必要。他說：「俄國在遼東有了通商口岸，對俄國固然有益，就是對英國也同樣有益的」。塞力斯堡當時也感到在近東方面非取得俄國的合作不可，所以也處處表示出對俄的友誼態度。這時候，彼得斯堡又反覆聲明：俄國會得開放俄國所佔據的任何海港；凡是俄國的海港，英國都得自由來往貿易。英國的目的，本來就只在貿易，現在俄國既如此聲明，英國自然允許俄國租借旅順大連。

然而，俄國租借旅順大連之後，英國又感到俄國此舉實在是破壞了遼東的均勢。爲恢復遼東的均勢局面起見，英國不能不向中國提出租借威海衛的要求。

對於威海衛關係的國家是日德俄三國。英國在未佔領威海衛以前，她和這三國都曾經舉行過各別的談判。當時日本對於英國的行動表示同意，不過她提出一個交換的條件；如果以後日本採取同樣的步驟時，英國亦須表示同意。德國亦提出一個保留；如果英國能夠正式聲明，英國佔據威海衛並無損害德國在山東利益之企圖，德國便會表示贊同。至於俄國，因為英國佔取威海衛之動機純爲抵制俄國，俄國自然竭力表示反對。她想聯絡德國抗議英國的行動，可是英德之間早已有了諒解；後來她又轉向日本要求日本和她一致行動，但是英日之間亦有了默契。英國在外交上佈置妥當後，便於七月一日和中國訂約以俄國租借旅順二十五年爲期限租借了威海衛。

在德俄英三國紛向中國掠奪領土的時候，法國自然不甘落後，在英國租借威海衛之後，便向中國提出租借廣州灣的要求，英國本來不願意俄國同盟國得到這樣很好的地方，但自己知道抗議是不會發生什麼效果的，也落得做他人之懽。不過英國無論如何總得要想一個辦法來維持這均勢的局面才好。於是英國又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和中國訂約，以九十九年爲期租借了九龍半島。

從上面這許多事實來看，列強各在中國豎立「勢力範圍」，截至一八九九年

爲止，俄國在滿洲，德國在山東，日本在福建，英國在廣東、江蘇、浙江，及揚子江流域各省，法國在華南三省——廣東、廣西、雲南。幾乎整個的中國沒有一處沒有各國的勢力範圍。在勢力範圍內，各有各的特權，不得互相侵犯。這樣，中國開了門讓各國進來，而各國進來之後，却把他緊緊的關了起來，不准任何人的闖入。

然而，當歐洲各國在遼東反客爲主，重新封鎖中國門戶的時候，站在太平洋東岸的美國却忽然提出門戶開放的口號。因爲，美國和日本一樣，也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她在中國並沒有海軍根據地，當一八九八年各國紛紛向中國租借土地的時候，美國始終沒有提出什麼要求。但是她和英國一樣，也是一個工商業的國家，既然戰勝了西班牙，佔據了斐列賓羣島。對於中國的情形，自然也不能漠不關心。不過這時候，美國要和其他各國一樣也在中國攫取勢力範圍，已經很不可能，於是她便站在超然的地位，大倡其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

英國本來主張門戶開放政策。英國雖然是一個最先插足中國佔利最多的國家，但是由於法俄兩國同盟的壓迫，和德國勢力的滋長，頗有使英國的商業活動只圍於揚子江流域的危險。當時英國閣員上下都主張和美國合作來維持遠東的均

勢局面。張伯倫有一次對美國說：「我知道許多我們應當做朋友的理由，可是我找不出一個我們不應當做朋友的理由。這兩個說英語的大民族聯合起來，便可以不怕任何其他的同盟。這樣的一個聯合便足以保證世界的和平和世界的文明」。當時張伯倫演說的用意，就是說：美國如果協助英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英國是非常歡迎的。因此，提倡門戶開放的政策雖然是美國，但促成門戶開放政策的還是英國。

門戶開放既是英國一向所懷抱的政策，因此當美國門戶開放的宣言到達倫敦以後，塞力斯堡向赫脫（Mr. Choate）表示歡迎的意義。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政策，既得到各國的同意，於是在一九〇〇年三月三十日以「各國一致贊成美國之提議，本問題業已確定」之旨，正式通知各國政府。這樣，在美國方面說，她獲得了在中國商業均等機會；在英國方面說，她在過去四年的活動裏面，只有日本是同情她的，現在却得着美國的贊助了。

第四章 俄國的南下政策和英日同盟

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中，英日兩國的友誼已見端倪。當德法俄三國干涉

遠遼的時候，當各國在中國競爭租借地的時候，英國無不表示她那親日的政策。日本是東方的一個蕞爾小國，而當時她的政治也還停留在封建的狀態裏面，英國是一個歐洲的雄邦，又是遠東最佔勢力的國家，她何以願意和日本訂結同盟？我們知道，國際間的結合並非憑着感情的衝動，而是基於利害關係的是否需要。英國和日本訂結同盟的原因，當然也不能例外。

我們在前面講過，俄國自從彼得大帝以來，「找尋出海口」便是俄國外交政策中的永久基礎，她找尋出海口所取的途徑有三條，一是從黑海出地中海；一是由中亞細亞出波斯灣；一是由東三省出太平洋，這便是俄國南下政策中的三條路線。

俄國實行南下政策的結果，處處和英國利益發生衝突。我們先說從黑海出地中海這條路線來說。俄國要打通由黑海到地中海的通路，必須先把土耳其放在自己保護之下。自一七七四年庫哈克開拉齊條約（Treaty of Kutschukainardji）訂立以後，俄國早就在土耳其伏下干涉內政的根源。一八三一年土國有埃及太守之叛亂，俄國慷慨爲土皇效力，國與土皇訂結溫恰斯開列塞條約（Treaty Unkar-Skelessi）要求土國對於俄國以外的各國軍隊閉鎖韃靼雷斯海峽。然而，俄國這

種舉動却威脅着英國在地中海上的霸權，阻止英國通印的道路，於是帕墨斯登便聯絡普奧法三國於一八四一年在倫敦訂結條約規定土耳其帝國平時禁止一切外國軍隊通過韃靼雷斯及博斯普魯斯海峽。一八五四年爲了法國與土耳其政府發生聖地亞護權問題，英法兩國實行對俄宣戰，此即歷史上有名的克里米亞戰爭，戰爭結果於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訂結巴黎條約，俄國勢力又被封鎖在黑海以北。然而俄國一再受英國的打擊，並不足以稍戢其南下政策之雄圖。一八七六年爲了赫塞哥維那（Herzegovina）州之斯拉夫人叛變事，俄國又對土耳其宣戰，把土耳其打得大敗。但這時候，英國又聯絡法德意奧四國集開柏林公會，在這會議中，俄國又不得不放棄她那把握在掌中的土耳其。

俄國南下政策中的第一條路線威脅着英國的生命線地中海。可是俄國南下政策中的第二條路線更直接的威脅着英國印度。俄國常常德意波斯東進阿富汗，企圖把阿富汗做一個進攻英印的重要根據地。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一年之間，俄國征服塔克士耳柯門斯（Taka Turkomans）一八八四年佔據麥夫（Merv）和塞勒克（Sarakhs）使英國異常驚慌。英國的政治家相信除非用會議的方式和俄國解決了疆界問題，英國決不能阻止俄國的南進，這事總算在一八八七年七月實現了。

但阿富汗東北的邊界，直至一八九五年三月才告解決。自一八七八年至一八九八年之間，在英印和阿富汗邊界上所發生的戰爭或軍事行動總計不下六十四次。

俄國南下政策中的第三條路線是由中國東三省出太平洋。但這條路線又和英國在中國的利益發生衝突。一八九一年俄國和法國訂結秘密同盟。同盟條約的範圍，雖然只涉及歐洲，然而友誼不可分開，自然會涉及其他部分。自此以後，英國在遠東不是應付法國一國或是俄國一國的問題，而是應付法俄兩國同盟的問題。她在歐洲還可以聯絡中歐各國，但在遠東却是赤手空拳，大感孤獨。因此，英國極需要一個遠東與國來保護她的利益。

在中日戰爭以前，英國一般政論家大多主張聯中制俄，以為英國要抵抗法俄的勢力，非和中國訂結同盟不可。一八八五年當英俄兩國在阿富汗的衝突極其嚴重的時候，英國國內聯中制俄的空氣尤為濃厚。倫敦外交當局曾經向中國數次提出要求中英兩國合作。可是這時候的中國深恐得罪了俄法，便拒絕了英國的要求。

英國要求和中國合作的傾向，在中日戰爭的初期，表現得更加明顯。但是，英國之主張和中國合作，原以為中國有實力足以抵制俄國，打敗日本，所以當中

國軍隊被日本打敗時，英國要求與中國合作的企圖，便如雲散。從此以後，英國轉過方向，竭力和日本表示友誼，想把日本當她在遠東的警犬。

然而，同盟之訂結，決不是出於單方面的動機，必須兩國間有着共同的利害，防止共同的敵人，同盟才有訂結成功的可能。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國內人口增加，工商業發達，她必須向外發展，而她向外發展的目標，又必然的是高麗和滿州兩個地方。所以擺在日本面前的，只有兩條路：第一、日本和俄國諒解，在滿州與高麗兩處，兩國平分勢力；第二、日本和英國合作共同防止俄國的南進。在這兩者之間，當時日本很喜歡採取第一條路線，日本人相信日俄諒解，要比英日同盟容易做到。因為第一、如果俄國能同意取消貿易獨佔政策，日本向高麗和滿州擴張勢力，是不會受英國多大的反對的；第二、當時英國堅守孤立，不準備和他國訂結同盟，尤其不會和日本同盟；第三、日本自量國力微弱，對英國無所貢獻；第四、日本和英國同盟，將更易促成日俄戰爭。

然而，當時日本國內一般青年政治家却以為日本不要同盟國則已，如果要找同盟國，便非英國不可。俄國決不會完全放棄高麗的，日本要求俄國合作，不啻與虎謀皮。

後來，在中日戰爭中及三國干涉遼遼中，因為英國繼續不斷的向日本表示友誼，於是日本也便放棄她的第一條路線，而和英國訂結同盟。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英日兩國簽訂同盟條約。根據此項條約，英日兩國政府同時聲明：「維持遠東之現狀及和平」，尊重「中國及高麗之獨立及領土完整」，承認「在中國和高麗，各國在工業上之機會均等」。英日兩國雖然否認侵略中國及高麗，可是英國在中國之特殊利益，日本在中國和高麗之特殊利益，她們却盡量設法保護，決不允許第三者來佔有。

訂約國中如果有一國和第三國發生戰爭，則另一訂約國必須維持嚴格之中立，但須防止其他國家加入敵方來和她的同盟國作戰。如一旦有另一國家參加敵方作戰，則兩同盟國無論戰爭或媾和均須採取共同一致的態度。同盟國之一國如未得另一國之同意，不得因自己之利便而單獨與他國妥協。

該項同盟條約之有效期為五年，但在條約期滿之前一年如訂約國之一國不照會另一國宣佈該條約為無效時，則該條約繼續有效至第一次期滿日之後一年為止。但如期滿之日，同盟國中有一國與他國在戰爭狀態時，則此同盟條約繼續有效直至戰爭結束為止。

英日同盟條約發表之後，在英國，雖然有一小部份人士對該條款不甚滿意，但大部分認爲英日同盟是「維持遠東和平」的工具。在日本，朝野上下一致慶祝英日同盟的成功，就是從前贊成日本和俄國妥協的人，也並沒有一言異論了。美國政府對該同盟雖然不表示什麼意見，但一般報界及人民都認爲英日同盟條約可使美國不牽入和歐洲各強的複雜政治關係而獲得中國的門戶開放的。德國對於英日同盟亦是非常滿意。這時候，只有俄國是垂頭喪氣的。俄國政府表面上雖然假裝着沉靜的態度，但實際上確是感到侷促不安，認爲英日同盟是俄國外交上的一大失敗。

英日同盟確是英日兩國共同防止俄國南下的工具：在英國方面說，英國有了這同盟，她在遠東的利益，有人替她保護，用不着像從前那樣憂心戚戚。從前，法俄德的力量是英國的嚴重威脅，現在英國却不以爲這種威脅是嚴重了。在日本方面說，日本得着英國的聲援，她在高麗的地位日益鞏固，她在中國的行動，日益自由。一九〇四年日本在英國的支持之下，打勝了俄國，一躍而爲世界第一等強國。在以後的十幾年中，日本無不藉着英日同盟來實現圖霸遠東的野心，直至一九二一年的華盛頓會議，英日同盟才因美國之要求而正式解體。

第五章 華盛頓會議中的英國外交

英日兩國訂結同盟，前後共計三次。但三次同盟的目的都各不相同：第一次同盟的對象爲俄國；後來俄國被打倒了，於是第二次第三次同盟的對象乃變爲德國。在前兩次的同盟期間，英日兩國的步調，大致都還能夠一致，可是到了第三次同盟，因爲情勢變異，兩國之間却發生了貌合神離的現象。

十幾年來的英日同盟，既使日本得着不少的利益，在第三次同盟期滿時，她自然又想和英國繼續訂結第四次同盟。但是，這時候的國際形勢已經和一九〇二年的國際形勢不同，各國對於日本在華的侵略行爲極不滿意，大家都以爲：如果英國再和日本訂結同盟，實不啻助紂爲虐。

當時，反對英日同盟的勢力極爲濃厚：第一個反對英日同盟的勢力自然是中國。當一九一一年英日兩國訂結第三次同盟時，中國因爲自己內部鬧着革命，沒有工夫顧到這新訂結的同盟條約。但是自歐戰發生起至巴黎和會止，其間經過的種種事變，使中國人驚醒了英日同盟確使中國蒙受極大的不利。因此，一九二〇年初當各報討論英日同盟是否繼續抑或解除的問題時，中國國內反對英日續訂同

盟的輿論便非常激烈。中國人認爲英日兩國對保證中國獨立及領土完整，維持各國在華之共同利益一款未能切實遵行，故英日同盟以後不應再行繼續；如英日兩國要再訂同盟，則舊有之條款非加以修改不可。一九二〇年英國駐中國公使亞爾斯頓 (Sir Belby Alston) 請假返國，上海各團體曾向亞氏送致備忘錄，提出取消英日同盟的要求。當時北京政府亦於一九二〇年五月由英國駐京公使將正式備忘錄送交英國政府，說明英日續訂同盟爲遠東和平之一大妨礙。

在軍事的觀點上講，中國固然是個弱國，她所提出的抗議似乎非常薄弱；但她有一個極堅強的武器——經濟絕交，使英國政府不能不對她的抗議加以慎密的考慮。在巴黎和會開會期中及和會結束以後，中國國內盛行抵制日貨運動。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之間，各報紙就討論到如何抵制英貨的問題。英國政府以爲如果對中國所提出的抗議置之不問，中國必然以抵制英貨相威嚇。結果，英國把中國所提的問題交由一九二一年所舉行的帝國會議去討論。

第二個反對英日同盟的勢力是住在中國和遠東其他各處的英僑。英國在中國各商業團體反對英日同盟的情緒，本來在一九一八年以來即已存在，不過到了一九二一年初，這種反對英日續訂同盟的態度更爲具體罷了。他們反對的理由是這

權的：(1)英日同盟並無任何目的或對象；(2)日本在中國的政策違背同盟的主旨，并與英國在華之利益相衝突；(3)中國人痛惡日本人之情緒繼續增高，結果必然間接的牽連到英國。我們知道英日同盟之目的在保護英國在遠東之僑民及利益，現在受到切身利害的英僑尚且如此反對英日同盟，英國政府自然要把這問題作一番極詳密的考慮了。

第三種反對英日續訂同盟的勢力是英國各自治領地。一九一一年英日兩國第三次訂結同盟時，各自治領地曾經一度提出反對，後來因爲在盟約中增加了第四條，才把反對的空氣緩和下去。但一九二二年日美間陰雲密布，且正於一九一一年之時，各自治領地以爲英日同盟已經稱不上同盟，因爲同盟的對象早已不存在，如果英日兩國繼續訂結同盟，英美兩國必然的會發生衝突，不但在遠東發生衝突，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發生衝突。

第四種反對英日續訂同盟的勢力是美國。因爲當時美日間的軍備競爭非常厲害，美國以爲英國如果和日本續訂同盟，不管準備和美國作戰。如果英美兩國要維持感情，則英國必須放棄英日同盟。

在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的海軍實力，僅次於英德而居世界第三位，而其企圖

則止次於英國而居世界第二位。但在大戰開幕後的第三年，美國爲了應付德國的潛水艇及歐洲戰爭起見，國會曾經通過一個海軍建議案；但這議案在當時延擱未行，直至一九一九年始着手施行。不過在實行此項計劃時，美國又將龐大的第二次擴充案提出議會。此案雖在國內輿論猛烈反對下未獲通過，但美國擴張軍備的傾向是使日本深具戒心。

日本鑑於美國軍備的擴張，乃於一九二〇年決定完成「八八八」計劃。美日間的軍備競爭使英國感到非常不安，因爲英國所採取的是一強標準政策。The One-Power Standard (一強標準政策)，英國願意放棄她的一強標準政策則已，如果不一會議失敗，反易召致更激烈的軍備競爭。因此英國一方面盡量抑制自己不從事於造艦，一方面努力促成她期望中的會議。她希望着：如果美國能夠召集這樣一個會議，那她必然樂於參加。所以當哈定總統召集華盛頓會議的邀請書送達倫敦時，倫敦人士便非常的歡迎了。



華盛頓會議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一九二二年一月二日在美京華盛頓舉行，會議中對英國直接有關係的問題有兩個：

第一、以四國條約代替英日同盟。華盛頓會議的本來目的原爲討論如何維持各強在太平洋上海軍均勢的問題。但英日同盟一日不取消，均勢便無存在之可能，英國既戀英日同盟，但又怕和美國衝突。她希望把美國也拉入英日同盟結成三國同盟來維持太平洋的均勢局面。但是，我們知道，美國一向是反對參加任何性質的同盟的，英國要她參加英日同盟，她自然很堅決的表示拒絕。況且三國同盟的優勢，顯然又在英日一方面，美國更加不願意做這種與己無利的事。結果，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由英美法日四國訂結四國條約（Four Power Treaty）這樣，英日同盟便正式解體。

依據四國條約，訂約國須互相尊重在太平洋上之領地及利益。如果訂約國在權利上發生了什麼衝突，各國同意召集會議來調整相互間的關係。如果各國的利益受到任何另外一國的侵略時，則訂約國應互相諮詢採取有效步驟來應付非常的局面。因此四國條約並不是侵略性的而是防衛性的，她不像英日同盟一儼兩國聯合防止他國威脅的意思，而是通力合作互相商量的意思。

第二、英國同意海軍比率與美國平等。華盛頓會議除掉四國條約代替英日同盟外，關於軍事方面，更成立了華盛頓軍備限制條約。依照該項條約，英美日三國主力艦的保有量：英國之總噸數爲五二五、〇〇〇噸，美國爲五二五、〇〇〇噸，日本爲三一五、〇〇〇噸，這就是我們所稱的五五三比率。關於航空母艦，英美保有量各爲一三五、〇〇〇噸，日本爲八一、〇〇〇噸，其比率與主力艦相當。

從條約上看，美國的海軍和英國平等，日本的海軍則處於英美兩國之下。這種比率爲美國所提出，英國之所以接受美國的提議願意和美國平等，其原因有三：第一、英國在大戰後財政枯竭，不足以與美國競爭；第二、只要在歐洲海上英國的海軍優勢，不受損失，船艦數量的限制，英國是可以接受的。貝爾福談到美國所提出的議案時，他說：「歐洲各國已經減縮艦隊的數量了，目前她們並不期望艦隊的數量超過國防的需要，而且我希望她們以後永遠沒有這種希望，因此，這提案，我們可以暫時不加考慮」。第三、主力艦雖經限制與美平等，而輔助艦則不曾成立協定，所以貝爾福又說：「輔助艦對戰鬥艦極需要，這兩樣東西實在是屬於一種，我們覺得各國間的比率可以接受的」。

第六章 「九一八」事變中的英國外交

在華盛頓會議中，英日同盟因為美國的要求而正式解體。但是，英日同盟在形式上雖然解體，在實際上英日合作却仍舊在繼續着。英國和日本的政治家自始至終不曾錯過重申舊好的機會。

在日本方面說，自從四國條約代替了英日同盟以後，日本孤立無援，致使併吞中國獨霸東亞的企圖，大感困難。東京的政治家以為日本如果要達到日本所欲達的目的，殊有重新尋求與國之必要。當時日本所要尋求的對象，只有俄德英三國。但是聯俄聯德，在事實上極感困難；縱然可以成功，而俄德兩國對日本亦不大有很多的幫助。因此，日本最好的與國，還是只有英國。

在英國方面說，英國在中國的利益範圍和日本並不衝突。如果不是美國的堅持，英國早在一九二一年和日本續訂同盟。但是，當時英國在遠東的朋友為什麼只有日本一個呢？這，我們可以分為兩方面來說明——英國和俄國的關係與英國和美國的關係。

自一九一七年以後，世界劃成爲兩大部分——社會主義的世界和資本主義的

世界。代表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仇視蘇維埃新政權的建立，有意成一個反俄集團（Anti-Russian Bloc）的企圖，擬以武力推翻布爾什維克主義。一九二一年三月英俄兩國訂結通商協定（The Trade Agreement），并約定兩國不得互相仇視。但是，俄國的活動依然沒有停止，因此英國對俄國的信用，依舊十分懷疑。一九二四年列寧去世，黨政異途；當時領導政府之人物如克萊辛（Krasin）契采林（Chicherin）各發展政府之功能，而契采林之外交與官僚外交，一無分別；同時，主持第三國際的人物如齊諾維夫（Zinoviev）依舊宣傳國際共產，因而發生了齊諾維夫書信事件。英國人覺得俄國不但在英國國外進行反英的宣傳，而且在英國國內也陰謀推翻英國政府的企圖。一九二六年英國罷工風潮發生，俄國又以大批金錢供給英國工人，至此英國乃向俄國宣佈絕交。英國在歐洲想把德國做一個反俄的工具，在遠東依舊想把日本做一個征俄的先鋒隊。這是英國在華盛頓會議以後處處支持日本侵略政策的大原因。

同時，英國和美國之間，又存着非常深刻的矛盾。美國自世界大戰以後，并為世界強國。在北美，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亞，在歐洲，在印度，在中國，美國的貿易，都表現出飛黃騰達的景象。但是美國對外貿易的興旺，就是英國對外貿

易的相對衰落。美國的逐步向外發展，使大英帝國海外領地與母國日漸疏離。在這種情形之下，英美兩國縱然同種同文，也免不了存有不可解除的矛盾。況且，在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英國被迫放棄她的海軍二強標準政策，而美國的海軍則日益擴張，威脅着英國的海上優勢。這種英美海軍的衝突更加增加了英美兩國對立程度，而予日本以一可乘之隙。

英國和俄國的國交既惡劣，和美國又有着根本的衝突；同時對中國亦無好感。一九二六年春，中國國民黨北伐軍抵達上海漢口各處，要求英國放棄各種已得的權益。當時英國斷然的表示拒絕，一九二六年夏，中國國內反英的情緒異常高漲，到處遊行示威，并實行對英經濟絕交，這使英國政府大感不快。

日本在英俄交惡英美對立的時候，突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佔領瀋陽城；一九三二年建立了滿洲傀儡國，同時又以武力進攻上海；一九三三年日本更把侵略的範圍擴展到熱河，並退出國際聯盟。日本之所以敢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者，實在是因爲得着英國的支持的緣故。

在日本開始向中國侵略的時候，適值國際聯盟在日內瓦舉行九月常會；中國政府即根據日本之行動向國聯控訴。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根據中日兩國代表所

陳述之情勢，一致通過一個議決案。這議決案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允許以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爲比例，繼續將其軍隊撤退至合法之鐵路區域內」。但是「九一八」事變原是日本軍閥有計劃的行動，不管外務省允承將日軍撤退至合法地帶，而在東三省的日本軍隊則繼續向前進。於是國際聯盟又在十月二十四日通過一個議案，指令日本政府「立刻開始，並繼續進行撤退其駐軍，俾在行政院規定下次開會日期——即十一月十六日——之前，能完全撤退」。然而，日本依舊不斷的向中國進兵。

當國際聯盟前後通過這兩個議案時，美國很願意和國際聯盟合作，但是支持國際聯盟的英國，她的態度却非常冷淡。蘭斯堡 (Mr. Lansbury) 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下院提出質問，他以爲日本的行動實在太鄙視世界輿論蔑視國際聯盟，如果英國不採取有效辦法來擁護國聯，國聯的威信將喪失淨盡。但西門外相却說：「日本並沒有收回她那依令早日撤兵的保證」。

日本非但沒有遵從國聯指令早日撤兵，反而派遣大部軍隊佔領錦州。美國覺得中日爭端如果長此繼續下去，殊使美國貿易直接蒙受損失。而且，日本此種違反國際公約之行爲，世界人士如不予以嚴重的譴責，結果將使戰後維持和平諸條

約等於廢紙。於是美國便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發出一個「不承認」照會警告日本，此即史汀生之不承認主義。

然而，英國政府却拒絕史汀生的主張，反對向中日兩國提出同樣的照會。英國政府以爲日本代表既於十月十三日在日內瓦聲明：日本在東三省仍擁護機會平等的原則，及關於各國經濟活動之門戶開放政策，則英國政府自無依照美國政府照會，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正式照會之必要。而且日本首相又在十二月二十八日聲明：日本願遵守門戶開放政策，並願歡迎各國對東三省事業之參加與合作，則英國政府只要請求倫敦日本大使證實保證就是了，又何必提出什麼照會。英國只着重她在東三省的貿易，關於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之保持則全未顧到，而對於非戰公約規定「各國不得以武力爲國家之工具」一款，尤爲忽視。

英國的態度既然如此，日本便有恃無恐。日本政府在一月十六日給美國一月七日照會的答覆，幾乎完全抄襲了倫敦政府所曾經發表過的言論。法國政府惟英國政府之馬首是瞻，她看到英國政府的態度這樣，亦不願對日本有所行動。其他各九國公約簽字國如荷蘭比利時等國家，因其在遠東之利益較小，亦認爲據目前之情勢實無對日本提出照會之必要。這樣，日本又發動了一二八淞滬之役。

當上海戰事持續之中，美國對於日本在關北之濫肆轟炸，及吳淞砲台之橫被襲擊，深表憤慨。美國企圖援用九國公約來制裁日本，但又因爲英國態度之偏袒日本，以致美國之計劃復遭終廢。

當日本一手造成之「滿洲國」於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宣佈成立時，西門外相更替日本百端辯護。他跟着日本人說：滿洲國是一個自然的產物，她的成立是一種「分生」運動（Fissionary Movement），絕非日本人活動的結果而是出於滿洲居民的「自由意志」。他更說：「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如果說沒有分離的運動，實在是無常識之談，因爲事實上，在各省份中要求行政某種限度獨立的情形，在中國原是司空見慣的事」。這樣西門外相竟把李頓報告書也一概抹殺了（李頓報告書大意說：「滿洲之獨立運動，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未之聞也，其出現僅在日軍入駐以後」。「目前的滿洲國不能視爲因純粹自動之獨立運動而存在」）。無怪日本人要非常驕傲的說：「西門外相在日內瓦替我們日本辯護，比我們自己的代表還要來得盡善盡美」。

我們知道，某種制裁制度之有成效與否，要看世界領袖國家之是否願意發動爲轉移。因爲任何方式之集體行動，如領袖國家能夠振臂一呼，則其他國家必能

間風華至。英國是一個領袖國家，集體行動之成功與否，完全要看她是否能負起領導的責任爲轉移。我們從「九一八」事變中的種種情形，以及事變後所發生的事實來看，英國確無誠意與美國合作制裁暴日。美國得不到英國的合作，孤掌難鳴，不得已只有退而自守，這影響以後的遠東政局，實在非常的大。

第七章 英國遠東政策的轉變

自華盛頓會議以後，英日同盟在形式雖然解體，可是在精神上，英日兩國却依舊是不即不離的。然而日本的「征服支那」「征服滿蒙」「征服印度」「征服世界」那種「泛亞細亞」政策，畢竟和英國在遠東的利益發生了難以避免的衝突。英國聯絡日本，原是利用日本保護自己的利益；結果英國倒反被日本所利用，侵奪了自己的利益，這使英國不得不想一個亡羊補牢之計。而且，這時候，美國由積極的政策變爲退守的政策，更使英國不能不重新考慮她在遠東應取的政策。「九一八」事變中，日本爲緩和各國之干涉計，曾聲明日本之進佔東三省並不妨礙各國在東三省之權益，各國仍得依照門戶開放之原則，均沾利益。英國政府一時糊塗，竟被日本的聲明所迷惑。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冬季，日本竟在「滿洲

國「境內宣佈煤油專賣政策。這從英國政府的立場看來，顯然的和門戶開放原則衝突。英國人覺得日本以前給英國的許多諾言完全是欺騙。她現在不能不向日本提出嚴重的抗議了。可是抗議的結果，日本始終沒有給英國一個很滿意的答覆。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英政府乃又對日本說：「英政府不能承認日本所持的理由爲有效。英政府十分感覺遺憾，認爲日本政府，不僅是沒有用他們的權力以實行他們自己與滿洲當局關於維持滿洲境內門戶開放原則所給予的保障，并且也沒有盡條約下的責任；而且還要爲顯明違背這種保障與責任的行動辯護。英政府只有認定：對「滿洲國」煤油專賣法負責的人，同時應當對於英國利益因此所受的損失負責」。英國這纔知道自己過去所採的政策是被日本欺騙了的。

英國不但由於日本在滿洲的行動狂妄而使她感到有轉變政策的必要，日本在南太平洋的活動更使英國不得不轉變政策。

「九一八」事變以後，大家都以爲日本的大陸政策當較「南進」政策爲急切，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雄圖是以吞併中國佔領西伯利亞以控制太平洋爲目的，故其對外政策無分南北。在華北方面的軍事佔領，及日僞軍不時向蘇聯和外蒙邊界的挑戰行動，固然日緊一日，但日本對於南洋羣島、安南、暹羅、印度、及華

兩各省，無處不擴張其經濟勢力和政策活動，以實行其南進政策。

日本南進政策的結果，自然和英國發生極尖銳的衝突，這種衝突在暹羅更爲明顯。我們知道，暹羅是世界的產米區，尤爲戰爭原料的出產地。暹羅向棉產既極豐富，錫木材等的產量亦屬不少。日本的國民經濟基礎是棉織業；日本搜尋棉花之無孔不入，竟如英美之鑽求煤油田一樣。暹羅正是日本所要竭力進攻的目標。

但是英國所怕的還不止日本侵害英國在暹羅的經濟利益，在軍事地理上講，日本支配了暹羅更使大不列顛的東方帝國受到極大的威脅。因爲暹羅毗連英屬緬甸和馬來以孟加拉灣與印度相隔，如果克拉地峽運河開鑿成功，則由太平洋到印度洋之航路縮短了許多。要是這條運河受了日本的控制，日本可以從台灣迅速地派艦隊穿過運河進襲印度。印度是「大英帝國的基石」，爲了鞏固這塊基石，英國會收買蘇伊士運河股票；爲了這塊基石的安全，英國曾數度阻止俄國的南下，現在日本南進攻襲印度，難道英國不要起來保護嗎？

然而，英國要向日作有力的對抗，必得有雄厚的武力爲後盾；可是，英國在太平洋的國防線，却遠比日本薄弱，使她感到有不能和日本以武力相見的困難。在這種情形之下，英國只有用外交的方式，來解決這問題的困難。英國所採取的

政策可以分三方面來說：（1）積極的以財政援助中國政府；（2）積極的和美國合作；（3）努力調停中日爭端。

英國的對華政策和對其他世界各部分並無若何不同，她的目標是在「和平、安全、與貿易」（Peace, Security and Trade），要實現這個目標，英國覺得中國非有一個穩固的中央政府不可；因為有一個穩固的中央政府，英國便可有一個可以說話的對象，同時可以借這中央政府的力量來保護英國的在華利益。關於這一點，就是從前替日本辯護最好的西門外相也於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在下院中說了。西門說：「英政府決沒有使中國政府可以想像，英國政府對於他們的利益漠不關心。中英兩國的政府正在繼續用極友誼的精神討論一切的時事問題」。從一九三五年春季起英國政府就建議國際對華借款。這種步驟的用意，一面是要加強列強對華的控制，制止日本獨佔；另一面是鞏固中國政府來對抗日本。一九三五年四月英國又應中國政府的請求派遣哈孟德將軍（Brigadier General F. D. Hammond）李安（Lean）和戴勒（Taylor）三人來中國幫助中國政府改良中國的鐵路制度。同年六月，英國又派遣李滋羅斯（Sir Frederick Leith Ross）幫助中國政府解決經濟的困難。

李滋羅斯來華的結果，中國政府宣佈法幣政策。中國的幣制改革具有經濟的意義和政治的意義；牠使中國貨幣和英鎊連繫起來，一面增強了中國財政金融對英國的依賴，一面鞏固了南京政府的地位，阻止了日本控制中國金融的企圖。

然而，英國一方面雖然資助中國的內部建設，但一方面她並不願意和日本正面衝突。英政府的發言人發表的意見始終是希望中日兩國間的爭端能夠早日和平衝突。當李滋羅斯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初旬由倫敦首途來華的時候，曾經發生過取道華盛頓抑或取道東京的問題。這問題，當然不是旅程上的小事，而是有關英國的國策。因為牠是象徵着英美合作或英日合作兩個不同的前途。結果李滋羅斯選擇了第二條路，以冀博得日本的歡心。但是日本政府對於李氏的來華根本就不歡迎，所以當李氏下榻東京的時候，東京人士也並不以禮相待。

英國想和日本妥協的政策，更可以從李滋羅斯再度赴日中看出。當李滋羅斯第二次回到日本的時候，他對有田外相和磯谷軍務局長說了許多低聲下氣的言論。但是在日本的眼光中，關於遠東問題，已不是如何和英國合作的問題，而是如何一口吞下中國的問題，日本政府認爲日本在中國有特殊的關係，「中國依賴歐美，尚有清算的必要」。這樣，李氏的再度赴日，又不得不要領。

英國的政策除掉以財政援助中央政府及調停於中日兩國之間外，更企圖與美國合作。我們在前面講過，當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美國政府發表覺書的時候，英國政府認爲英國沒有仿效美國發表同樣的覺書的必要。同年二月美政府主張引用九國公約，英政府的態度又非常的模稜。從這以後，種種事實的表現，英國非但不與美國合作，而且拒絕與美國合作。但是到了一九三四年以後，英國大有企圖和美國合作的趨勢。在英國對日本交涉煤油專賣問題的時期中，英下院有人提出質問：英國是否在與美國合作，英政府代言人的答覆是這樣的：凡是有關的國家的政府，英國都和她們有密切的往來；換句話說，英國在此時同美國有密切的合作，至少是祕密的交換意見。當華北五省自治正在高唱入雲的時候，英外相賀爾曾於十二月五日在下院發表演說警告日本，在英外相賀爾發表演說的同一天，美國國務卿赫爾亦發表一個公開的宣言，聲明美國仍然遵守她的傳統政策，並且正在密切注意華北事件。英美兩國政府於同日發表宣言，似乎不是偶然的事。

從上面這許多事實來看，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一九三四年以前的英國遠東外交政策，和一九三四年以後的英國遠東外交政策判然不同：「一九一八」事變，英國竭力支持日本的侵略行爲，但是到了後來，日本單刀直入，幾有併吞全中國

之勢，英國才感覺到中日問題的不易解決；爲維持遠東和平保護英國在遠東的利
益計，她不能不採取一個比較積極的政策，這種積極的政策，在李滋羅斯來華的
事實中可以看出，這種積極的政策，更在「八一三」以後的事實中很具體的表現
出來。

第八章 蘆溝橋事變後的英國遠東外交

英國曾經數度企圖和日本妥協，希望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遠東糾紛。這在上
一章中已經說及。但是，日本對於英國的建議，斷然的加以拒絕。不但如此，日
本會運用種種毒辣的手段來破壞中國的法幣政策，英日兩國政策的背馳，實在是
四十年來所未有。

然而，一九三六年三月廣田內閣成立以後，日本却改變了他過去的蠻橫態
度；她感到她在國際間的孤立，她渴望着和英國恢復國交。林內閣成立，日本親
英的工作，仍在繼續不斷的努力。當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日日本陸海外三相舉行
聯席會議的時候，佐藤外相會這樣的說：「站在調整對蘇關係的重點上，站在推
進大陸政策的重點上，都有使英國十分理解我們立場的必要，在目前中日關係正

圖打購之際，英日協調實爲燃眉之急」。當時日本政府以爲英日兩國縱然不能恢復過去的同盟形式，可是英日兩國的親善關係，却非使之具體化不可。

但是，日本親英的目的決不是對英國退讓，決不是希望和英國合作依照國際條約來解決中日糾紛。顯然的，日本親英的動機是想英國承認「滿洲國」，而以承認英國得和日本瓜分中國爲英國承認「滿洲國」的交換條件，當英日兩國在倫敦舉行談判的時候，佐藤曾這樣的說：「根據業已廢棄之英日同盟之同樣精神實現英日在華妥協，即相互尊重兩國之既得權利。英國承認「滿洲國」之存在爲既成事實，以及日本與華北有特殊關係，日本得以充分之諒解接受英國在華中華南之既有的發展，因此成立一種所謂友好協約」。但是，英國人士鑒於日本的違背諾言，這次決不願再受他欺騙一次。英國不願意改變她已定的政策，她只答應英日兩國在以前已經確定的事項上，作一個具體的討論。不久，因爲蘆溝橋事變發生，英日談判便也終止。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的英國遠東外交，自然還是根據她一九三四年以後的三項政策。(1)援助中國政府，增強抗戰力量；(2)拉攏美國，調解中日爭端；(3)與日妥協保全英國在華利益。

蘆溝橋事變發生之日即爲英日兩國在倫敦舉行談判之時。當事變的消息傳到倫敦的時候，英國政府很希望此項事變能夠和平解決。但是後來英國政府看到日本對於維持遠東和平毫無誠意，於是一方面援助中國政府，一方面對日本表示強硬的態度。關於英國援助中國政府究竟到了何種程度，我們現在無從知道。不過，在中國抗戰的初期英國對日本的態度，確有相當的強硬。

當英國拒絕和日本談判，以致倫敦談判宣告終止時，艾登曾於七月二十一日在下院中這樣的說：「在華北如繼續着今日的事態，則英日交涉無開幕的機會，這是英國政府的見解，我不能不告訴日本政府的」。二十八日英國駐日本代理大使德紫慈更向日本提出極嚴重的照會，此項照會的內容，我們可以從艾登於同日下午在下院中的報告裏面知道：艾登說：「政府已命駐東京德紫慈代理大使，向日本政府傳達意旨，切望其避免在北平城內的戰鬥行爲」。第二天艾登又在下院稱：「英國政府不能承認日本併吞中國領土的企圖」。

然而，蘆溝橋事變正和濟陽事變一樣，同是日本軍閥有計劃的行動。日本在事變後所發表的「事態不擴大方針」，原是用來暫時緩和英國的反感，豈真有意不將事態擴大。因此，日本藉蘆溝橋事變劫奪了北平和天津以後，便又發動了

淞滬的侵略戰。

日本的侵略範圍擴大至上海，這使英國政府更加不能漠視。因為英國在上海擁有極大的利益，上海戰爭發生，自然會使英國蒙受巨大的損失。因此，在戰爭發生後的四日即八月十七日，艾登召集海陸殖樞五相會議，通過上海中立案，分別向中日兩國提出。五相會議後，英政府發表如下的非正式聲明：「五相會議考慮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以確保上海的和平並議決採取一切手段以擁護英國人民在上海之生命與權利」。同時，英國由駐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備忘錄，表示：「中日雙方如同意撤退上海兵力，英國有與其他各國負責保護上海日本僑民的意思」。但是日本却說：「日本僑民的保護，應由日本自己負其責」，不需與英國來多管閑事。

八月二十六日，當日本飛機在京滬路上炸傷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的消息傳到倫敦的時候，倫敦人士異常憤慨，認為日本此舉大蔑視國際公法。二十九日英國駐日大使向廣田外相提出極嚴重的抗議要求（1）日本政府向英國政府正式道歉；（2）對於攻擊的責任者加以適當的處罰；（3）日本當局須保證防止此種事件的再發而採取必要的措置。日本對於該項抗議的覆文，措詞極為狡猾，但是

英國政府却對於這種答覆表示滿意。

英國固然對日本表示強硬的態度，但是她深深地感覺到自己力量的單薄，不足以應付強暴的日本。他曾經看到美國干涉「九一八」事變，因孤立而失敗；他知道日本之所以敢再度發動大規模的侵略，完全是由於自己拒絕和美國合作；他對於自己以往的政策表示惋惜；他警悟着中日糾紛之能否解決要看英美兩國之能否合作爲轉移，羅昔安（Lochian）爵士說：「我常常想，當時英國政策之錯誤，是在於拒絕了斯汀生君的要求與我們共同合作維護太平洋集體安全的呼籲，因爲這實在一改其一九二〇年以來的孤立主義。我們不能在一九三二年實行華盛頓條約的精神和義務，又驅使美國歸復於孤立了」。

真的，美國自不能取得英國的合作以後，確是歸復於一向所採取的孤立政策了。美國著名的代言人李潑曼（Lippmann）說：「美國新的立場，必須從下列事實來考慮：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僅及英國的六分之一，美國在列強對華投資總額中只佔十六分之一……美國在華北的利益是很少的。在上海英國的利益大於美國七倍，華南連香港在內，美國的利益只及英國的四分之一」。這種思想在美國一部分統治階級中間非常流行。他們以爲美國在華投資和商業利益，沒有英國的

多，而且菲列賓並不像新加坡香港對於英國那樣重要，美國儘可不必求得與英國聯合來反對日本。

當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英國政府即與美國駐英大使進行種種協議，並將事變情形通告美國政府，要求聯合行動制止日本的侵略。但是，在七月十三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却對新聞記者發表這樣的談話：「十二日接到英外相艾登關於華北事變的通告，美政府對該項通告已經諒解，然現在不擬採取何等行動」。在九月三十日赫爾更明顯的宣稱：「英美對於中日戰爭的協調，雖有種種謠傳，然美國政府根據從來獨立立場而行動。不待說，利害共通之時，則與英國及其他各國提攜，然不能放棄自主的外交方針」。因此，英國努力拉攏美國所得的結果正和一九三二年美國努力拉攏英國所得的結果一樣。

關於遼東問題，英國雖能做進一步之援華及保護在華利益，但是，在美國維持孤立政策期內，要英國採取大規模的行動，却是很不可能的事。英國既不能取得美國之合作，又不能以單獨之力量，迫使日本就範，餘下來的惟一辦法，又只有和日本妥協，倫敦紳士，原是慣會使用這個手段的。

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所舉行的九國會議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英國對日

本妥協的傾向。然而，終因日本的拒絕參加，英美兩國政策的不盡協調，九國會
議便宣告流產。

一九三八年二月間，艾登因爲和張伯倫關於外交政策意見的不同，憤而辭職，
英國對侵略陣線妥協的色彩，更見濃厚。艾登雖然屬於保守黨，但是他是一個青
年保守黨員；他贊助集體安全，接近法蘇，支持國聯，以維持世界均勢爲原則，
可是張伯倫這一派的保守黨却主張暫時的和局部的向侵略國家妥協。艾登辭職
後，英國對侵略陣線的具體表現，在歐洲是英意協定，在遠東是英日中國關稅協
定。

在五月二日，關於中國海關行政問題，倫敦和東京兩處同時發出照會，在日
軍佔領的通商口岸所收得的關稅，要存在橫濱正金銀行，減去海關行政經費後，
以關稅爲担保的外債和賠款，即得先撥給總稅務司，償還外債。每月各關所攤派
的外債數目，是由上月各該關所的稅收與各關總稅收的比率來決定。英日的中國
關稅協定期間，以中日戰時爲限。當經濟情形急變時，這協定還可加考慮。

英日的中國關稅協定，是二月來英駐日大使與日本外交當局，對於中國以關
稅爲担保的外債問題討論的結果，可是這協定並未經中國政府之同意；他是非法

的，確是英國現實外交的一個產物。

自八月九日以來，英日兩國外交代表在東京談話的消息，又盛傳於國際。談話的內容，雖然我們不得而知，然而根據英國傳統遠東政策，英日談話所包括的自然對中國不會有很大的利益。英國政府雖然否認調停中日戰爭，但是根據張伯倫在歐洲所表演的事實來看，英國確在調停中日戰爭。要張伯倫放棄「現實主義外交」，這是不可能的事。不過我們可以決定「現實」。「現實主義外交」雖有縱容侵略國家的影響，但若被侵略的國家，自始就不存有依賴他國的心理，堅定立場，抗戰到底，執行「現實主義外交」的政府，又必要適應這個「現實」，不敢復為侵略者張目，亦是非常明顯的。

527
7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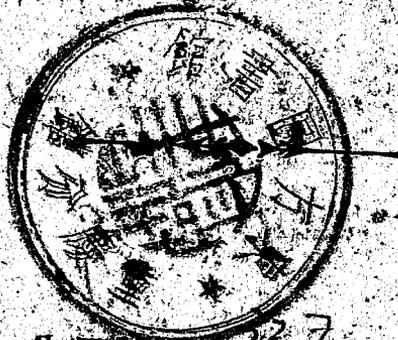
D3035

著者: 仰斯勉編者

書名: 英國物產

還書日期	借書人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527

726

登錄號數 D3035

本書審查證圖字第三一二號

578
196226

版權所有

英國與遠東

編著者

邵鼎勛編著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理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中二路二八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上南區馬路十二號
拔提書店
重慶武庫街八十三號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價實一角六分

KBC

G

856.12

1

